



domino
薛朗波

[法国] 福楼拜 著 郑永慧 译

译林出版社

I565.4

F750



萨朗波

[法国]福楼拜 著 郑永慧 译

SALAMBO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朗波 / (法) 福楼拜 (Flaubert, G.) 著; 郑永慧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10 (2003. 1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Salammbô

ISBN 7-80567-854-5

I. 萨... II. ①福...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5504 号

书 名 萨朗波
作 者 [法国]福楼拜
译 者 郑永慧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Editions Garnier Frères, 195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常熟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4
字 数 236 千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854-5/I·507
定 价 (精装本)1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居斯塔夫·福楼拜于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生于法国鲁昂的市立医院，他的父亲是这个医院的外科主任，香槟省人，他的母亲是诺曼底人。家庭里有三个子女：长子阿希尔生于一八一三年，同居斯塔夫不甚相投，一八四六年父亲死亡时继承了父亲在医院的_{部分}遗产；次子就是居斯塔夫；三女卡罗莉娜生于一八二四年，是居斯塔夫儿时的游戏伴侣和知心人，居斯塔夫成年以后一直同她通信。福楼拜的童年是幸福的；他很崇拜他的父亲，在《包法利夫人》里曾经对父亲作过赞美的描绘；他也热爱他的母亲，从来不愿意离开她。一八四六年初，他的父亲和妹妹相继死亡，对福楼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是造成福楼拜以后对人生悲观失望的原因之一。

福楼拜很早就热爱文学，极度崇拜当时的浪漫主义大师。一八三四年他进入鲁昂皇家中学读书，学业成绩优异，一八四〇年十八岁时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在这段时期中，福楼拜受雨果和大仲马的影响，写了不少历史小说和剧本，内容多数是一些暴行，如暗杀、强奸、乱伦等等，人物怪异，场面恐怖。从历史小说，福楼拜转到研究历史哲学，思考人类的命运，在巴尔扎克和拜伦的影响下，写了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十几篇小说。其中的《十一月》，是福楼拜青年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小说描写一个被情欲_滋扰得发狂的青年，到处去寻找爱情，找到一个妓女玛丽那里，玛丽告诉她情欲是无法满足的，她自己也在_追寻爱情，始终没有找到，青年于

是绝望忧郁而死。小说的主人公实则是福楼拜的化身，青年之死在福楼拜的心目中，象征着浪漫派作家们憧憬的自由、正义、幸福和爱情，在人生的考验中证实只是梦想。“这部作品结束了我的青年时代”，福楼拜写信给友人说。

一八四一年，福楼拜遵从家庭的意愿，到巴黎来学法律。从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五年，是福楼拜一生中的“黑暗时代”，福楼拜不仅在精神上对社会感到不满，对人生感到绝望，在肉体上还害了癫痫病、神经官能症等。一八四四年正月一次神经官能症的大发作使他不得永远停止学业；等到父亲死后他就突然抛弃一切，偕同母亲住到鲁昂附近克鲁瓦塞的一所独立楼房里，他在那里埋头写作，只在一八四九年到东方旅行过一次，他有时到巴黎作短期逗留，探望他的挚友戈蒂埃、乔治桑、屠格涅夫、龚古尔兄弟和勒南。这所楼房位于塞纳河畔，环境十分安静，有一个植满了槲子花的阳台，眼前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福楼拜就在这里终其一生。他用孜孜不倦的劳动，在这里构思和写作了十来本书，其中有四部是不朽的杰作：《包法利夫人》(1857)、《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

福楼拜为人坦率、热情，对朋友极度忠诚，喜欢开玩笑，但从来不恶语伤人。他最憎恨的是资产阶级，他认为资产阶级目光短浅，一心一意追求物质利益，极力往上爬，是最卑鄙的；他最爱的是艺术，他认为信仰可以崩溃，哲学理论可以更迭，只有艺术是永存的。艺术可以创造艺术品，艺术品的美是超越时代的，受到普遍理解的，永垂不朽的。同艺术相比，百万富翁、高官厚禄算得了什么？为了艺术，一个人值得离群索居，把生命消耗在推敲完美的字句上。福楼拜就是这样做的，他躲在克鲁瓦塞的楼房里，花了六年时间去琢磨《包法利夫人》，五年时间去创作《萨朗波》，照他自己所说，他“每天工作七小时，五天才写成一页，一个月只写好二十页”。

除了自己写作,他还出尽全力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使莫泊桑终于成为名作家。一八七六年好友乔治桑去世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再过四年,福楼拜五十九岁时,“疲乏到了骨髓里”,中风而死。

《包法利夫人》出版以后不久,福楼拜宣称:“对丑恶的事物和肮脏的环境感到万分厌倦……也许我要花几年功夫生活在一部光辉壮丽的小说里,而且远离现代世界……”这部小说,就是《萨朗波》。

《萨朗波》是一部历史小说。时代背景是公元前三世纪时罗马和迦太基进行激烈斗争时期,地点在迦太基;迦太基是当时北非沿岸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原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据说在公元前八百年建成,到公元前一四六年被罗马毁灭。小说描写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被罗马打败,要担负巨额赔款,统治阶级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以致国库空虚,积欠雇佣军的军饷无法支付。雇佣军在利比亚人马托的带领下举行哗变,包围了迦太基城。马托爱上了迦太基统帅阿米尔卡的女儿萨朗波,在希腊奴隶斯庇迪斯的引导下潜入迦太基城,盗走了保佑迦太基城的神衣。这件神衣恰恰是由萨朗波负责守护的。阿米尔卡回师解救迦太基城,初战失利,亏得萨朗波只身走进马托的营盘,取回神衣,才扭转了战争局势。阿米尔卡用计包围了起义军,又用分化瓦解、收买叛徒的办法对起义军逐个击破,彻底消灭。马托被俘,被残忍地处死,萨朗波的眼光同马托的眼光相遇以后,如受雷击一般,也倒地死去。

福楼拜创作方法的特点首先表现在真实性,他认为艺术应该再现客观的真实,真同美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两种标准,真必然美,美必须真;他同巴尔扎克一样,相信环境对人的影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只有典型环境才能产生典型性格,因此他十分注意物质环境和细节的真实,他重视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注意刻画人物的外貌特征,以期表现完整的人物典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创作历

史小说时同创作现代小说一样,使用了同样严谨的方法:对客观现实作精密的观察,参考大量有关资料。他在创作《萨朗波》时,于一八五八年特意到北非迦太基旧址去旅行,寻访遗迹,参观布匿的艺术废墟,凭吊当时事件发生的旧址,查阅古代的和现代的大量书籍和资料,调查了相同或近似文化样式,记下了大量笔记。然而他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考古学者,他不满足于这些丰富的资料,他还要在古今历史中对各种人作心理和生理特征的探索,以创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要把作品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不能把萨朗波写成一个生活在迦太基的现代修女。他的环境描写也不是独立成章的,而是同人物塑造紧密结合起来的。这样的创作方法,应该说是现实主义的。

福楼拜创作方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客观性,他不赞成雨果和巴尔扎克在小说中由作者出面大发议论的办法,他认为艺术是长存的,而艺术家的“我”是短暂的、相对的,艺术只能表达客观事物固有的美,因此不能让“我”搀杂在艺术品里面。他认为小说应该是客观的,无个性的,不讲情面的;小说里的人物应该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去思想、行动和找到自己的归宿。他写信给乔治桑说:“我不相信小说家应该对这世界上的事物发表议论……我只限于把我看见的事物照原样揭露,把我认为真实的表达出来。至于后果如何,我就顾不得了……我不想流露爱和恨,怜悯和愤怒……”因此,小说将是人类灵魂的一面镜子,人生的一幅图画,纯粹是客观的。福楼拜又说:“作家在作品中应该像上帝在宇宙中一样,到处存在,又无处可见。”(一八五二年三月十八日给路易丝·柯勒的信)作者在作品中隐没的目的是使读者产生完全真实的感觉。这种创作方法的客观性,为现代派小说家所袭用,使福楼拜成为现代小说的始祖。他的“凡是真的都美”的理论,等于主张把生活不加选择地搬到文学作品里去,又为十九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福楼拜创作方法的第三个特点是语言的精确、简洁和优美，他自己说：“形式和思想是同一件东西，我不知道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思想越美，句子越铿锵……思想准确，语言就准确。”他认为理想的风格是“像诗一般有节律，像科学语言一样精确”。因此他着力于锤炼语言和句子，时常为了选择一个适当的词而累出一身汗；他在原稿上删改又删改，尽力要求做到尽善尽美。他认为形式的美不仅表现在词和句上，也表现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上，因此他极端重视写作计划，他的所有小说都是由一幕幕场景构成，然后用一根主线把所有场景联结起来；各个场景经常反复重写，越写越详细，有时他故意放慢场景的镜头，以便更好地刻划人物；又用分析、特写、对话等方法，使人物栩栩如生。这种强调形式美的观点，为后来的唯美主义开了先河。

此外，由于福楼拜青年时代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特别欢喜描写激动人心的伟大场面。由此可见，福楼拜同诸多伟大作家一样，在创作方法上包含多种艺术观点，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现实主义。

《萨朗波》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准确地反映了奴隶社会奴隶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雇佣军其实是全体奴隶主共有的半自由奴隶，他们除了具有在沙场战死的自由以外没有别的自由，他们是奴隶主的战争工具，同大炮或投枪没有什么差别。迦太基是一个商业国家，奴隶主有的是钱，可以收买贱民为他们扩充领土，劫掠财富。因此雇佣军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奴隶同奴隶主之间的斗争。福楼拜起先把书名题为《迦太基》，又题为《雇佣军》，可见作者的重点原来不放在萨朗波身上，主要是再现雇佣军的起义。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历史上确曾有过雇佣军的叛乱，马托和阿米尔卡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作者根据这段史实，运用现实主义手法，经过艺术加

工,写成这部史诗般的小说,并没有受资产阶级历史家的影响,颠倒历史,把雇佣军写成乱臣贼子,而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描绘了对立阶级间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小说中可以看到,统治者养尊处优,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美宅华屋,而受他们压榨的贱民和奴隶则衣不蔽体,吃不饱,住不暖,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雇佣军一起义,四方百姓就扶老携幼,抛弃家室,前来投奔义军。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对迦太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是迦太基衰落的转折点,以后虽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一度得手,但终于失败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就被罗马消灭。小说抓住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写出了起义对迦太基命运的影响,可以说是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书出版后资产阶级批评家谴责福楼拜不忠于史实,正可反证福楼拜不受资产阶级史家的影响,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根据现实主义的原则去芜存菁,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品。每次读《萨朗波》,我总有读司马迁的《史记》的感觉,这两位中外大文学家的作品,确有其相同的特点。

作者精心塑造了马托、萨朗波、阿米尔卡和斯庇蒂斯等各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起义领袖马托英勇善战,有胆有识,对起义事业和爱情忠贞不渝,不愧为起义军的英雄。萨朗波同包法利夫人的遭遇有相同之处,她们两人都生活在社会转变的时代,环境狭隘闭塞,对生活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受到自己幻想的欺骗,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阿米尔卡是一个有大将风度的人物,也是一个残暴狠毒的统治者,他夺取奴隶的儿子代替自己的儿子作祭祀的牺牲时,充分表现了他的心狠手辣。斯庇蒂斯这个希腊奴隶,富有谋略,狡猾而贪婪,实际上是起义军的军师。还有起义军的叛徒纳尔阿瓦,迦太基的最高执政官之一阿农,等等。作者对所有这些人物的不加褒贬,让他们按照生活的逻辑思维和行动,然而只要看见作者描写阿米尔卡同阿农怎样明争暗斗,争权夺利;阿农浑身长

满疥疮，仍然荒淫无耻；元老们表面上宰马敬神，实则每夜都到庙里来偷吃马肉，还带回去给自己的妻儿，就可以知道作者在鞭挞什么，同情什么。

作者把马托隐喻为太阳神，萨朗波则是月神的化身，他们的爱情悲剧在于他们分属两个对立的阶级。萨朗波长年被幽禁在家，阿米尔卡准备从政治利益出发，给她结一门亲事；她长期呼吸不到外界的新鲜空气，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由于整日敬神，生活在精神恍惚中。等到她接触到马托以后，才发觉自己受了幻想的欺骗，世间原来有像太阳神一般勇敢、正直、坚强的男性，然而她已被父亲许给起义军的叛徒纳尔阿瓦，马托要被处死来庆祝她的新婚，她在这样强烈的刺激下无法忍受，倒地而死。作者把他们爱情的悲剧完全从属于阶级斗争，很明显，作者的全部同情都在起义军方面。

福楼拜的一生经历了复辟王朝、二月革命、第二帝国、普法之战、巴黎公社、第三共和国，可以说，经常处在动乱时期，个人的遭遇，社会的黑暗，使他悲观厌世，憎恶人类。他写的小说，多数以主人公遭遇不幸而结束，就反映了这种悲观思想。在《萨朗波》里，作者不惜以大量笔墨来描写战争中的杀戮，虐待俘虏，背信弃义，等等，用意原在暴露人类的残暴，不值得同情，其实只反映出福楼拜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憎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互相残杀，背信弃义的，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吗？福楼拜把资产阶级身上的毒瘤，搬到全人类的身上，这只能证明福楼拜身上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在作怪而已。

郑永慧

1982年8月于北京

第一章

盛大的宴会

盛大的宴会设在迦太基城郊梅加拉地区阿米尔卡的花园里。

阿米尔卡在西西里岛统帅过的兵士们，为了庆祝埃里克斯战役^①周年纪念，大摆筵席；由于主帅不在家，兵士们又人数众多，所以他们就自由自在地吃喝起来。

军官们穿着紫铜战靴，占据了中间的道路，坐在缀有金流苏的朱红帐篷底下，这帐篷从马厩的墙外一直搭盖到王宫的第一层露台上；一般兵士们就散处在树阴底下，隐约可以看出这一带有许多平顶房屋，它们有些是压榨工场、酒食贮藏室、仓库、面包房、武器库，还有一个养象的院子，一些关猛兽的大坑，一所囚禁奴隶的监狱。

无花果树环绕着厨房；一片枫林一直蔓延到翠绿的矮树丛旁边，那里红石榴在一簇簇白棉花中间辉映着；挂满葡萄的葡萄藤攀附在松树的枝干上；一片玫瑰园在法国梧桐底下花朵盛开；青草地上到处有百合花在摇曳；黑沙子搀和着珊瑚粉铺满花园的小路，当中那条林阴道，两旁植满柏树，从这一端到那一段，仿佛两排绿色的方尖碑。

王宫用有黄斑点的努米底亚大理石筑成，坐落在花园的最里

^① 迦太基和罗马帝国为了争夺西西里岛的统治权，曾经发生过三次战争，称为布匿战争。这里指的是公元前二四一年第一次布匿战争，两军在西西里岛作战，迦太基军战败。该军统帅阿米尔卡率军退守埃里克斯山，后来阿米尔卡将军权交给吉斯孔，由吉斯孔将雇佣军带回迦太基。

面,最底下是宽阔的屋基,上面一层叠一层,一共四层,层层都有露台。它有乌木造成的笔直而宽大的楼梯,楼梯每一级的两只角上都用被打败的敌舰的船头作装饰;它有红色的门,门上一个黑十字把门划成四等分,下面有铜网用来防御蝎子,上面有镀金格子的栅栏堵住窗洞;整个建筑显得富丽而粗野,在兵士们的眼中看来,它就像阿米尔卡的面孔一样,既庄严又难以捉摸。

议会指定在阿米尔卡的家中摆设宴会,因此睡在埃斯克穆恩神庙^①养伤的兵士天刚亮就起来赶路,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走到这里。每隔一分钟,都有别的兵士到达。他们陆续不断地从所有的小路上拥出来,就像无数急流匆匆忙忙地注入湖泊里一样。从树木的间隙中,可以看见厨房里的奴隶们,半裸着身体,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羚羊在草地上咩咩地叫着四散逃跑;太阳已经西斜,柠檬树的香味加重了满身臭汗的人群所散发出来的气味。

这里有各种国籍的人,有利古里亚人^②,卢西塔尼亚人^③,巴莱亚尔人^④,有黑人,有从罗马叛逃出来的人。这一边可以听见多利安方言的重浊口音,那一边又响起了克尔特语的像战车响声似的音节;爱奥尼亚方言的词尾,同沙漠地区粗厉刺耳像豺狼嗥叫一样的辅音明显地有区别。从身材瘦长上可以看出是希腊人,从肩膀高耸上可以看出是埃及人,从腿肚宽阔上可以看出是康塔布尔人^⑤。卡里人^⑥骄傲地摇晃着他们军盔上的羽翎,卡帕多细亚^⑦

① 腓尼基人的埃斯克穆恩神相当于希腊人的医神,是一个星宿神;他的庙宇筑在迦太基的比尔萨小山上。

② 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国东南部的古民族。

③ 即古葡萄牙人。

④ 巴莱亚尔是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属岛。

⑤ 康塔布尔人,即古西班牙人。

⑥ 卡里是小亚细亚爱琴海岸的一个古国。

⑦ 卡帕多细亚也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古国。

的弓箭手用草汁在身軀上画上很大的花朵，有几个穿着妇女袍子的吕底亚人^①，趺拉着拖鞋，戴着耳环在用餐。别的人，为了显示豪华，全身涂成朱红色，样子好像珊瑚雕像。

他们有的伸长身子靠在垫子上，有的蹲在大托盘周围吃着，或者，他们趴在地上，把一块块肉拉到自己面前大嚼，吃饱了就用肘支起身体，样子仿佛狮子把猎获物撕成碎片以后那么安闲。迟到的人靠着树站立，注视着那些被猩红的桌毯遮没了一半的低矮桌子，等候轮到他们的份儿。

阿米尔卡的厨房不够用，议会给他们送来了奴隶，餐具和床。花园中间，就像在战场上焚烧死尸一样，可以看见有好几堆明亮的大火在烤炙全牛。桌子上撒了茴香的面包同重过铁饼的大奶酪交错排列着；盛满酒的双耳爵，盛满水的双耳金属杯，放在摆满鲜花的金丝细工篮子旁边。现在终于可以放怀大吃大喝了，这种快活心情使每个人眉开眼笑，这里那里有人唱起歌来。

起初，送到桌上来的是绿酱雀肉，用黑色凸花的陶器盆子盛着；然后是在迦太基海岸收集的各种各类蚌蛤；还有小麦糊、蚕豆羹、大麦糊和盛在黄琥珀盆子里的蜗牛，加上小茴香作调味。

后来，桌子上摆的全是肉食：有带角的羚羊，带羽毛的孔雀，用甜酒煮的全羊，母骆驼和水牛的后腿，鱼露腌刺猬，油炸蝉子和油浸山鼠。锡兰大木盘里盛着大块大块的油脂，漂浮在藏红花调味粉当中。一切都被卤汁、块菰、阿魏淹没，只露出头来。堆成金字塔形的水果倒塌下来压着蜜糖糕点，而且人们也没有忘记放上几只小狗，这种小狗大肚子，毛色粉红，是用橄榄渣喂肥了的，迦太基人视为美味佳肴，别的民族则嫌恶不敢食用。新鲜的食品叫人惊异，也刺激了食欲。把长头发高高地挽在头顶上的高卢人，只顾抢

① 吕底亚是古代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奴隶制国家。

夺西瓜和柠檬，拿过去连皮放在嘴里大嚼。黑人从来没有见过龙吓，被它们红色的尖刺划破了脸皮。可是那些把脸刮得比大理石还白净的希腊人，只管把他们盆子里的瓜皮果壳往背后扔，而穿着狼皮的布律斯庵^①牧人，则一声不响地吞咽着，面孔都埋到自己的一份食物中去了。

夜幕落下来了。人们把张挂在柏树林阴道上的遮阳收下来，而且送来了火把。

石油在斑岩容器里燃烧，摇曳的火光惊吓得柏树顶上供奉给月神的猴子，它们吱吱乱叫，使得兵士们都欢笑起来。

细长的火光在青铜盔甲上抖动。镶嵌着宝石的盆子闪烁着各种各样的亮光。凸镜镶边的双耳爵把一切东西的样子都放大了，而且反映出无数形象；兵士们争相拥在双耳爵的周围，十分惊奇地观看，还扮出鬼脸来取笑。他们在桌子上拿象牙矮凳和镀金抹刀掷来掷去玩耍。他们大口地喝着所有那些装在羊皮袋里的希腊酒，装在双耳尖底瓮里的坎帕尼亚酒，用木桶装运的康塔布尔酒，还有枣子酒、肉桂酒、莲花酒。有些酒已经在地上流成水洼，使人滑跌。各种肉食冒出来的热气同人口里呼出的气息一齐蒸腾到树叶中间。只听见同时响着咀嚼声、说话声、唱歌声、碰杯声、破成碎片的坎帕尼亚器皿的爆裂声，或者一个大银盘子的清澈响声。

他们逐渐沉醉了，越醉就越想起迦太基人对他们的不公道。事实是，共和国已经被战争弄得财源枯竭，只能让一伙伙从前线回来的兵士都积集在城里。他们的统帅吉斯孔小心谨慎地把他们分批遣送回去，以便清偿他们军饷的工作容易一些，议会本来以为他们最终一定会同意削减他们的军饷。到了今天议会才由于无法清偿他们的军饷转而憎恨他们。这笔债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同吕塔

^① 布律斯庵，古代属希腊，现在是意大利的一部分。

蒂斯^① 要索的三千二百塔兰^② 银两的赔款混同起来，所以这些雇佣军也像罗马人一样，变成了迦太基的敌人。雇佣兵们对这一点心里也很明白，因此，他们的愤怒就爆发成威吓和聚众闹事。最后，他们要求集合起来庆祝他们的一次胜利，议会中的主和派让步答应了，主和派想借此来向阿米尔卡报复，因为阿米尔卡是主战最力的人。不管阿米尔卡怎样尽心竭力，战争终于以失败告终，使得阿米尔卡对迦太基感到失望，才把雇佣兵的统帅权交给吉斯孔。这一次指定用他的王宫来接待雇佣兵，无非是想把人们心中的怨恨移转一部分到阿米尔卡的身上。何况招待的费用十分巨大，差不多全部要由阿米尔卡负担。

雇佣兵对共和国屈服于他们的要求感到很自负，他们以为不久他们就能把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军饷放在外套的风兜里，各自回故乡去了。可是目前陶醉在酒气中的时候，他们又感觉到他们的劳累，他们认为他们所费的劳力是惊人的，而报酬却太少。他们互相出示伤痕，讲述自己参加过的战斗，旅行过的地方，以及故乡的狩猎。他们模仿猛兽的吼声和跳跃。接着，邪恶的打赌就出现了；他们就把脑袋埋进双耳尖底瓮里，不住口地一直喝下去，就像渴极了的骆驼一样。一个像巨人般高大的卢西塔尼亚人，用两只手臂高举着一个男子，沿着桌子奔跑过去，鼻孔里还喷出火焰来。有些没有卸下盔甲的斯巴达人，用沉重的步伐跳着。有几个人模仿妇女的样子向前走，还作着淫猥的手势；另外一些人在一大堆酒杯中间，脱得赤条条的，要像斗士一样角斗；还有一群希腊人，环绕着一个绘有仙女的花瓶跳舞，旁边一个黑人拿着一根牛骨，敲打一面青铜盾牌，为他们作出节奏。

① 吕塔蒂斯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打败迦太基人的罗马执政官。

② 塔兰是古希腊的银币单位。

猛然间，他们听到了一片如泣如诉的歌声，歌声既激越又委婉，在空中一抑一扬，仿佛一只受伤的鸟儿在扑打它的翅膀。

那是奴隶们在地牢里的歌声。有些兵士为了去解放他们，一跃而起，转眼间便消失了。

他们回来的时候，吆吆喝喝，在尘土飞扬中驱赶着二十来个人在前面走，这些人脸色比较苍白，一见就能辨认出来。他们剃光的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黑毡帽，脚上穿着木板凉鞋，走起路来发出鏗锵啞当相碰的响声，像行走中的小车一样。

他们到达柏树林阴道后，就散失在人群当中，人群在诘问他们。其中一个奴隶离开大伙儿远远地站着。从他的撕破了的袍子望进去，可以看见他的两个肩膀上划着长长的刀痕。他低着头，疑虑重重地环顾四周，耀眼的火光使他微微闭着眼皮；等到他看出来这些带着武器的人没有一个对他怀有恶意的時候，他才从胸中吐出长长的一声叹息。他嘀咕了几句，噙着眼泪笑了笑，清澈的眼泪已经洗湿了他的脸颊；然后他抓住一只装满酒的双耳金属杯的耳环，用两臂把它高举在空中，臂上还挂着铁链，他仰望苍天，始终举着杯子，嘴里说：

“首先向你敬礼，埃斯克穆恩天神，我们的救星，在我的家乡人们称你为医神！其次向你们敬礼，泉水、光明和森林的守护神！然后向你们敬礼，隐藏在山岭和地洞里的神灵！最后向你们敬礼，披着闪亮盔甲解放了我的壮士们！”

说完他让手中的杯子跌下来，然后叙述自己的来历。人们都管他叫斯庞迪斯。他是在埃吉纳兹岛战役中被迦太基人俘虏的，他能说希腊语，利古里亚语，布匿语（即迦太基人讲的腓尼基语），他再一次向雇佣兵们致谢，吻他们的手；最后，他恭维他们举办的盛大宴会，同时也表示惊异，因为他看见桌子上没有神圣军团的金酒杯。这种金酒杯有六个面，每面都饰有翠绿葡萄藤，它们专属于

身材最高的年青贵族所组成的民兵团所有。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种圣职的荣誉，因此在共和国的宝库里，最使雇佣兵们垂涎的就是这些金酒杯。他们也因此而憎恨神圣军团，他们曾经见过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享受一下用这些金酒杯喝酒的不可思议的快乐。因此雇佣兵们马上下令去取这些金酒杯。金酒杯存放在商人聚餐会的库中，商人聚餐会是由许多在一起吃饭的商人们组成的团体。奴隶们空手回来。在这种时候，商人聚餐会的所有会员都在睡觉。

“去叫醒他们！”雇佣兵们回答。

奴隶们第二次空手回来，对他们说，金酒杯藏在一所庙里。

“去把庙门打开！”他们回答。

奴隶们又走回来，战战兢兢地对他们说，金酒杯查明是在吉斯孔将军手中。他们大嚷大叫：

“叫他把金酒杯拿来！”

过了一会，吉斯孔就由神圣军团的人簇拥着在花园深处出现了。他的宽大的黑色斗篷，用一顶布满珍珠宝石的金冠系在头顶上，四面沿身垂下，一直落到马蹄边，远远地看去，有点同黑夜混为一色。人们只看见他的白胡子，他的闪闪发亮的金冠和他的挂着蓝色大勋章的三重项链，项链在敲打着他的胸膛。

他一进来，兵士们便用欢呼向他致敬，大家齐声喊道：

“金酒杯！金酒杯！”

他开口就说，鉴于他们的勇敢，他们完全有资格享受那些金酒杯。群众听了后马上鼓掌欢呼。

他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在战场上指挥过他们，而且他是同最后一队人乘坐最后一只战舰回来的！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兵士们都说。

吉斯孔继续说，共和国尊重他们民族的区别，习惯的区别，宗